

第一节 要个孩子

关于老屋的争夺还在继续着。来崇德和范沪芳成了双元双扬兄妹俩攻关的主要对象。虽然范沪芳并不高兴，觉得他们太势利，但来崇德却乐得让他们都来争着孝顺自己。毕竟这比从前谁也不叫他爹要强上千百倍呀。再加上双扬和小金都是挺会来事的人，尤其是双扬，只要她愿意，说出来的话能叫人每个毛孔都贴熨，做出来的事情直叫人舒坦得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双扬陪着来崇德从按摩保健院出来，很孝顺地问：“爸，背没有那么痛了吧？”来崇德感觉神清气爽，说：“轻松多了。”双扬一边走一边说：“爸，你也那么大年纪了，不能总这么累着，总在工地盯着，要懂得怎么延年益寿，这好日子才刚开头啊。”来崇德心里高兴女儿的体贴，说：“你能经常来看创我，我就延年益寿了。”双扬笑道：“那还不容易，我这不是常来吗？”

两人顺便到农贸市场买了很多活虾活螃蟹，拎了一大堆在手里。双扬又在街边给父亲买了两条中华烟。来崇德看双扬这么大手大脚地为自己花钱，心痛地说：“你这是干什么？太贵了，我还不如直接烧钱呢。”双扬说：“爸，你不懂，戒不掉就抽好的！说难听点，还能抽多少年？”来崇德看着双扬，欣慰地说：“扬扬，你真的是长大了，懂事了。”

到了来崇德的家里，刚一开门，就看到小金陪着范沪芳在客厅里一边摘菜一边聊天。双扬和小金这段时间都在辛苦地做着拉拢来崇德老夫妻的工作，经常出没于来崇德家，所以彼此也见怪不怪了，但相互之间心知肚明其中的争夺，敌意小不了，因此也不相理睬。

范沪芳看见双扬，说：“扬扬来了，看还买那么多东西。”双扬对范沪芳说：“范阿姨，您别站起来了，我提到厨房去。”说着走进了厨房。

小金接着刚才的话题，继续对范沪芳：“股市认的是智勇双全，我告诉你我是有内部消息的，你就跟着我，我买什么你就买什么，赚的钱肯定比银行利息高。”

双扬从厨房出来，只冲着范沪芳说：“范阿姨，你可别听她的，她的股票早就给套牢了。”

小金不高兴地说：“套牢也是正常现象，有跌就有升嘛。”

双扬奚落道：“你这个人真有意思，自己炒得不好，还劝别人去炒，跟着你，那不是死定了？我看你是想让范阿姨心脏病发作吧？”

小金一听，火了：“你这人怎么这么说话？我来陪范阿姨聊聊天，又碍着你什么事了？你一进屋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双扬说：“我就是不爱听你叫范阿姨炒股，你自己倒霉还不算，还要硬拉着别人跟着你一块倒霉？”

范沪芳见两人又要吵起来，连忙劝住：“算了算了，你们俩都是好心，也就别伤了和气。只要你们到家里来，我和你爸就高兴。”

来崇德正在厨房刷螃蟹，范沪芳拿着摘好的菜走进来，说：“这两人我谁都惹不起。”

来崇德倒是无所谓：“年轻人嘛，吵吵家里才热闹。”范沪芳看着来崇德奇怪的态度，说：“我看你这也是变态。”来崇德指着盆里的鱼，问：“你买这鱼干什么？又小刺又多。”范沪芳看了一眼外面，说：“你小声点，这是小金买的。”

客厅里，小金正说着：“我说扬扬，白天你不是要睡觉的吗？怎么今天这么精神？”

双扬说：“我倒是想睡觉啊，架不住有人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跟我斗啊。”

小金风凉地说：“我可不敢跟你斗，再怎么说你也是多尔的干妈。”

双扬也毫不相让：“跟你比起来，我是他亲妈。”

小金架不住了，说：“来双扬，你今天吃了枪药了？”

这时候，敲门声响起。小金走去开门。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外问：“德叔在吗？”小金冲厨房叫道：“爸，有人找你。”来崇德从厨房擦着手出来，一看到这个人，便走到门外和他嘀咕起来。范沪芳跟着出来，问道：“什么人啊？进来说嘛。”来崇德没好气地说：“你少罗嗦！”

双扬说：“范阿姨，我帮你去蒸螃蟹吧。”小金也说：“对，范阿姨，我帮你去做鱼。”双扬白了一眼小金，说：“我就知道是你买的鱼，怎么把鱼苗都买回来了？”小金扬起脖子，说：“鱼大鱼小是我的心意...”两人争吵地进了厨房。厨房太小，范沪芳又看着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就干脆不进去了。

过了好大一阵，那个人走了。来崇德一进来就坐在餐桌前抽着烟生闷气。双扬端着熟螃蟹从厨房出来，看来崇德呆坐在那里，说：“爸，你还不倒酒？”来崇德掩饰不住内心的烦闷，说：“我是真没心情吃饭。”

双扬问：“出什么事了？”

来崇德叹了口气，说：“到嘴的鸭子飞了。”

双扬问：“到底怎么回事嘛，说出来我也好帮你想想办法。”

小金端着红烧鱼从厨房出来，也说着：“爸，尝尝我的手艺。”但一看见来崇德的脸色，她就愣住了。

来崇德说：“你们也知道，现在的市场竞争实在太厉害了，一个工程队，你就是再有技术，再有经验，再有责任心，但是没有关系，拿不到发包工程，你就完蛋。”

双扬说：“现在不是公开招标，不搞暗箱操作吗？”

来崇德苦笑着说：“扬扬，亏你还是在外面闯外面混的人，做做表面文章还不容易，私下里早就成交了。”

范沪芳一直站在厨房门口，这时走过来，说：“那不是.....那不是咱们也.....我看你逢年过节的也没少上贡啊.....”

来崇德后悔不已，说：“是啊，这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养了多少年才养熟，他收钱是收钱，但还是真办事。这不是我徒弟来说了吗，眼看着上上下下都打点妥了，事也办得差不多了，这个人给审查了，查出来好些问题。工程的事就算泡汤了。”

范沪芳心痛地说：“何止这个工程，那你送出去的那些钱不都一江春水向东流了吗？我们自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的……”

来崇德很恼火，说：“我又不是神仙，我怎么算得到他会这么快掉下来？”

小金忿忿不平，说：“现在真是腐败到家了！我们单位要不是那些领导大捞特捞，也不至于垮得这么快！叫我们下岗还说是为国家分忧，我现在是谁也不敢信，只信人民币！”

双扬说：“爸，我看你不是一直都挺忙的吗？总泡在工地上。”

来崇德说：“你知道什么，好多都是垫资工程，垫资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那就是我们没钱给工人开工资，也要借钱先开工，投资方事后再慢慢给你结帐，就这么难的事，你不干还有的是人干。”

双扬说不出话来。小金叫喳喳地说：“没救了没救了，这个国家是没救了！不干是饿死，干了是愁死。”

来崇德不住地摇头：“这个关系，我是卖老脸当佛一样供着，可还是……”

双扬一贯比较冷静，想了想，说：“爸，你别着急，我去给你想想办法。”

来崇德说：“你能有什么办法……说实在的，我就是不干了，还有那点退休金吃，好多工人可是等着开工吃饭啊。”

双扬要想办法总不会找不到办法的。

当天晚上，双扬就把卓雄洲约到本市最好的酒店里见面，而且她还刻意地打扮了一番，整个人显得更有味道了。当卓雄洲匆匆赶来时候，双扬满面微笑地站起来迎接他。卓雄洲坐下来，指指周围的环境，笑着说：“什么事搞得这么隆重？咱们俩之间还需要来这一套吗？”

双扬正色说：“需要。我这个人做事，一是一，二是二，不喜欢把什么东西都搅在里面。”

卓雄洲轻松地说：“别这么严肃好不好？你点菜了吗？我饿坏了，救人要紧。”

双扬叫服务员上菜。卓雄洲说：“最近真的是很忙，饭局也多，不过我都推掉了。”

双扬说：“我知道你很忙。”

卓雄洲说：“你怎么知道的？”

双扬说：“报上早就登了，你们有好几个大工程在搞公开竞标，竞争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了。”

卓雄洲的却是饿了，大口吃着菜，说：“不说这个了，我是说烦了，你也没什么兴趣。”

双扬说：“如果我有兴趣呢？”

卓雄洲停下来，有点吃惊地说：“扬扬，你的胃口不是这么大吧？”

双扬撇嘴说：“我知道你还想说什么：这不是开饭店，做鸭脖子，这是一个对于你来说完全无知的领域。”

卓雄洲坦然承认：“确实也是这么回事啊。”

双扬斩截地说：“不过这一次，不管哪个工程，我志在必得。”

卓雄洲吃了一大惊，忘了吃饭，说：“你不是开玩笑吧？”

双扬说：“我干嘛要到这儿来开五星级的玩笑。”

卓雄洲手：“你这么晚进场，很难操作的。”

双扬压低嗓音，说：“我不管，反正你要想方设法给我透一个标底。”

卓雄洲吓了一跳，也小声说：“那是犯法的事你知道吗？”

双扬耍赖：“知道。但是你一定有办法瞒天过海。”

卓雄洲无可奈何：“扬扬，我求求你，总不能把这顿饭吃成鸿门宴吧？”

停了一会儿，卓雄洲又问双扬：“你知道这么做的价值吗？”

“价值连城。”

“而且不上天堂，就下地狱。”

“那我们肯定上天堂，你要多少回扣你说个数，我来双扬皱一下眉头就是姑娘养的。”

卓雄洲干脆地说：“我这就喜欢你这个痛快劲儿，我一分钱也不要，就算帮你一个忙。”

这让双扬吃了一惊，说：“那怎么行呢？这个忙也太大了，我怕我受不起。”

卓雄洲老道地说：“这你就不懂了，坐在我这个位置上，万一出点什么事，不拿钱是犯错误，拿了钱是掉脑袋。”

双扬豪爽无比：“那好，卓雄洲，上回你在我店里冒着生命危险制服了罪犯，这回又帮了我天大的忙，咱们先把男女之情放下不说，今后我们就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兄弟！来，我敬你一杯。”端起酒杯要和卓雄洲干。

卓雄洲看她的样子觉得滑稽，笑道：“别北北，我跟你拜什么把子啊？这也是我正要问你的，你到底在帮谁办这件事？如果你是为你的相好，我跟着起什么劲儿啊，那不成傻小子了？”

双扬嗔道：“看你想哪儿去了，我还能为谁？我为我爸。”

卓雄洲说：“你算了吧，就是编个理由，你也编个让我信的。”说着叫来服务员：“再给我加瓶啤酒。”服务员走来说：“先生，你们的单已经买了，还加酒吗？”双扬糊涂了：“这不可能，我们还没吃完呢。”服务员说：“是2号台的先生付的帐单。”卓雄洲望着空荡档的2号台，问：“那人呢。”服务员呈上名片，说：“他已经走了，叫我把这张名片给您。”卓雄洲看名片，上面的头衔是某建筑工程公司的总经理。双扬也看了看名片，说：“看来都是为了拿到工程。”

卓雄洲说：“知道厉害了吧，这些人我见了面都不一定认识……人活着真不容易……所以我跟你说，这事不是闹着玩的。我可把丑话说在前面，无论是什么人，哪怕真的是你亲爹，我也要验他不同类别的资格证，只要让我挑出一点毛病来，别说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不认，否则以后屋倒房塌算谁的？”

双扬说：“这点道理我懂，如果没有金刚钻，我也没什么话可说了。”说着站起来向远处挥了挥手。来崇德从另一张桌子向这边走来。卓雄洲看着正走过来的来崇德，问：“真是你爸？”

双扬笑着说：“不是我爸的事我着什么急啊我。”

## 54

洪涛一直在双瑗和吕艳红两个女人之间周旋得很好。他以为生活就像这样会一直称心如意地进行下去，但是事情的变化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也不受人控制。

装修之中的天堂鸟歌舞厅，洪涛正跟工人一块在铺电线。线路多而复杂，他不得不不时地看看图纸。正在这时候，吕艳红出现在门口。有人看见了，拍了拍洪涛的肩膀，指了指门口。洪涛一转头看见吕艳红，很是意外，愣在那里。吕艳红示意洪涛过去，和洪涛一起来到一个僻静的酒吧里。

洪涛看着吕艳红的神情有些奇怪，问：“你没什么事吧？”

吕艳红莞尔一笑：“没事啊，没事就不能来看你了？”

洪涛看看四周，说：“可我正忙着，再说这也不是说话的地方。”

吕艳红的情绪很好，说：“我太高兴了，所以第一时间要见到你。”

洪涛不解：“什么事这么高兴？”

吕艳红兴奋得脸都红了，说：“我是从医院直接到你这儿来的，我怀孕了。”

洪涛不知该吃惊还是该高兴，话都不会说了：“真的？你不是说……你不是说……”

吕艳红两眼放光，说：“对呀，一直是说我不能生，我也以为是我的问题……”

虽然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挺自卑的。”

洪涛看着吕艳红，说：“那你决定……”

吕艳红一嘴接过来说：“我决定要这个孩子，所以我们得奉子结婚。”

洪涛吃了一惊：“奉子结婚？”

吕艳红说：“对呀，这个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吧？”

洪涛为难不已：“可是……”

吕艳红不明白洪涛为什么这样，说：“可是什么？我们原来的确是很潇洒，而且不看重那一张纸，以往的生活经验也使我懂得了，对于男人，你不能有哪怕是任何一点要求，否则两个人都不可能轻松愉快。所以我们相识了这么长时间，你不会说我没有付出过吧？”

洪涛低下头，说：“你付出的确是比我多，在这一点上我无话可说。”

吕艳红说：“说句老实话，我对结婚根本没有兴趣，可是我必须对我们的孩子负责。”

洪涛一听，懵了：“你让我好好想一想……”

洪涛很想要个孩子，但是他也并不想把他和双瑗的家庭拆散。他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也想不清楚。他这样性格的人碰上这种难以应付的事情一般都会采取“拖”的策略，尽管他同样不知道拖下去又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和吕艳红刚一分手，洪涛一看时间不早了，就赶到电视台大门口等着双瑗下班，但一直没有看到双瑗出来。洪涛等得有点急了，对门卫说：“能不能再帮我打个电话上去？”

门卫说：“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她不在办公室。你为什么不打她的手机？”

洪涛说：“我打过多少次了，她关机了。”

门卫说：“那就没办法了，她可能正在做节目。”

洪涛只好独自走了。

等到双瑗回家的时候，开门进屋，发现洪涛在沙发上睡着了，桌上做好的菜用碗盖着。双瑗轻手轻脚地进了洗手间。洪涛却醒了，问：“你回来了，今天到哪儿去做节目了？”双瑗在洗手间里说：“市妇联，讨论‘包二奶’的问题，还开了座谈会，我可真长见识，而且我发现像你这么好的男人还真是不多。”

洪涛很庆幸双瑗没有看见他此刻的表情。双瑗从洗手间出来，说：“今天是什么日子？”

洪涛赶紧说：“别想了，什么日子也不是，看你辛苦，给你做点好吃的呗。”

双瑗高兴地亲了洪涛一下：“还是老公心痛我呀。”在双瑗的心里，洪涛永远都是那么体贴那么忠诚不二。

睡觉之前，双瑗和洪涛在床上拥抱着接吻。正在兴头上，双瑗突然停下来，说：“哎呀，我忘记吃药了。”洪涛不开心：“吃什么药啊，碰上还不好？我想孩子都想疯了。”双瑗一边翻药一边说：“你以为我不想？可现在真不是时候，马上就要举行主持人大赛了，台里上上下下都很看好我。”

洪涛坐起来：“还不是时候？人家当红的电影明星都生孩子了，那些大赛就那么重要吗？比我们的婚姻重要？比我们的家庭重要？”

“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啊……”双瑗从床头柜抽屉里拿出避孕药瓶，倒出药片，说：“你肯定是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洪涛看着双瑗掌心里的药片，也不知道火气为什么这么大，二话没说，抢过双瑗手中的药瓶摔在地上。药瓶碎了，白色的药片滚了一地。

第二天，双瑗就哭着找到了双扬。双扬刚睡醒，正穿着睡衣，睡眠惺忪地满桌子找打火机，点着一支烟，问：“又怎么了？”双瑗红肿着双眼说：“我想跟洪涛离婚……”

双扬问：“他在外面有人了？”

双瑗摇头说：“那倒没有。”

双扬奇怪了：“那为什么呀？”

双瑗说：“我们昨晚闹了一夜，他也不知中什么邪了，非要我立刻要孩子。你说这叫什么爱情？难道我是他的生育工具吗？”

双扬上上下下地打量双瑗，问道：“瑗瑗你多大了？十八呀？还张口闭口爱情爱情的，再说了，爱情是什么？那不就是过日子吗？你早就该要孩子了，洪涛说得对，要等到什么时候才是头儿？”

双瑗被双扬连珠炮似的问题问得心里发虚，只得说：“我的那些朋友，只要见过洪涛的，都说他根本配不上我。”

双扬来气了，直问到双瑗脸上：“这种话你也信呀，洪涛怎么配不上你？他长得不错，又有正当职业，赚不着大钱赚小钱也行啊。离婚，说得轻巧！你以为你是谁？你以为有人排着队要娶你呀？”

双瑗不愿意承认，说：“我不是这么差吧？”

双扬指着双瑗，厉声说：“你还不差呀，你看看你，头发干得像方便面，鱼尾纹都快成爬墙虎了，还胡思乱想什么。赶紧生个孩子，你要是不愿意带我帮你带。”

双扬的努力总算是没有白费，卓雄洲是工程的竞标主席，帮了不少的忙，于是来崇德很顺利地得到了这个工程。来崇德跟他的工程队都高兴得快要疯了，大家聚在建筑工程队简易工棚外，喜气洋洋地大碗喝酒，大口吃菜，庆祝成功。来崇德蹲在地上抽烟，看着欢欣鼓舞的人们，心里也是说不出的高兴。

一个工人端着酒走过来，蹲在来崇德的身边，佩服地说：“老爷子，你可真有本事，我原来还真没看出来。”另一个搭腔说：“就是，这么难拿到手的工程就这么到手了，我怎么觉得跟做梦似的。”一个知情一点的人说：“那不是老爷子有本事，是他女儿有本事。”有人问：“他女儿是谁呀？”

“吉庆街卖金牌鸭颈的嘛，又漂亮又能干！”

“那也是老爷子的本事啊，老爷子能生出好女儿来，难道是你的本事吗？”

“他别说生女儿，连老婆在哪儿都不知道！”

大家都哄笑。

一个工人又说：“老爷子，你这个女儿可是金不换啊。”

来崇德听着大家的话，一言不发，却是从心里往外地高兴。

双扬心里最惦记的还是老屋的事情。如果不是来崇德在这件事情上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双扬也不至于替他费那么大的劲抢工程。来崇德因为工程的事情很是感激双扬，双扬要他答应什么要求当然就比较容易了。

来崇德和双扬一起来到房管所里要找张所长。哨子跑进张所长的办公室告诉他双扬和来崇德来了。张所长有点意外，说：“真的来了？”

哨子说：“来了，就在我办公室呢。”

张所长想了想，说：“你叫老爷子一个人进来。”

哨子问：“那合适吗？”

张所长说：“你就跟扬扬说，双元来找过我，我也很难做，也有些话必须单独跟老爷子谈谈，让她理解。”

不一会儿，哨子带着来崇德进来。张所长一看来崇德就和他握手，说：“德叔，真是好久不见。坐，坐。听说你现在的生意红火得很，我看你是真正的老有所为，等我到了你这个年龄，恐怕早就被时代淘汰了。”

来崇德说：“张所长，你太客气了，您是公务员，是政府的人，怎么能跟我们比，我们不过是草民而已。”

张所长说：“德叔，您今天来的目的是...”

来崇德说：“哦，是这样，张所长，我离开吉庆街的时间也够长的了，我想把祖屋的屋主改成双扬的名字。我老了，好多事也懒得理，扬扬又是孩子里面最能干的一个，把祖屋交给她我也放心。”

张所长沉吟片刻，说：“德叔，照说这是您的事，您拿定了主意，我也就是帮您办一下手续，轮不着我插什么嘴，不过...”



来崇德说：“张所长，有什么话您就说吧。”

张所长说：“我跟扬扬那也是很有交情的，而且她确实是能干... 可是双元和双久也是你的儿子呀，再说，范国强虽说不是你亲生的，可人家范沪芳跟了你半辈子，你也不能不把她的儿子当儿子吧... 我只是担心，这房子一改屋主，引发家庭矛盾来，最难做的还是你呀，孩子们会怨你一碗水端不平。”

来崇德一听张所长说得也不无道理，于是说：“张所长，这么跟您说吧，我其实是想保住祖屋的，老房子虽然不怎么的，但是位置好，地段好，而且谁都说吉庆街风水好。如果真要那么公平地分，只怕有的想住，有的想卖，有的想拆，反倒保不住这套老房子了。”

张所长一看刚才说的话果然奏了效，进一步说：“你看你看，这不就是矛盾的萌芽状态吗？现在孩子们的思想都没通，你这么一改，很难讲会不会来个家庭矛盾总爆发，出人命的事我都见过！我劝你呀，德叔，回家再好好想想，户主更名还差这一天两天吗？”

来崇德见张所长把话逼到这份上，不好再说什么，只好和双扬一起离开了房管所。在路上，来崇德告诉了双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又感慨说：“这个张所长可真不好惹，他让你碰的尽是软钉子。”

双扬气愤地说：“我早就知道会是这样。他这个人，哪怕是帮了你芝麻大的忙，也要叫你感激涕零，更别说这么大的事了，他不扒我三层皮，不会放我过去。”

来崇德看了一眼双扬，不解地问：“那你还让我来白跑这一趟。”

双扬好像早有通盘的考虑，说：“我这是不让他找到任何借口。”

来崇德叹息了一声，说：“那他还不是把我给挡出来了？扬扬，你是爸爸的好女儿，我也没想到，养的儿子都是赔钱货，沪芳的儿子也是一天到晚想来算计我，倒是你帮了爸的大忙，这房子无论如何得落在你的名下。不过，搞定这个张所长，恐怕还得你亲自出马。”

双扬说：“爸，我不着急，有时候机会是等来的。”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二节 还有一间房

双扬对双瑗的那一顿臭骂果然有用，双瑗回头一想，双扬的话也的确是为自己好，再说她心里实在也不是不想要孩子，于是也就不再坚持吃避孕药了。双瑗开始盼着自己能够早一点怀上孩子，而且已经为怀孕后的事情作起准备来。

一天双瑗到一家百货商店去买东西。她在卖音乐磁带和CD的商品区仔细地挑选，买了些抒情和胎教方面的音乐。碰巧的是吕艳红也在这家商店里挑选着婴儿穿的小衣服。两个女人在电梯上相遇了，但是因为商场里人很多，她们没有注意到彼此。

晚上，双瑗洗完澡后，放上音乐，量过体温，一切就绪之后一看，洪涛早就已经睡着了。双瑗推醒洪涛，小声说：“你不想要孩子了？”

洪涛还没全醒，问：“孩子？孩子在哪儿？”

双瑗说：“孩子靠我们俩一块努力呀。”

洪涛根本没有兴致，说：“明天再努力吧，我今晚实在是不行了...”

双瑗扫兴地躺在床上，看着她在墙上贴的幼儿图片，眼中充满希望。

吕艳红因为怀了孩子而感到特别的充实和高兴，但另一方面，她也开始迫切地要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于是她又在上次的酒吧里和洪涛谈结婚的事情。洪涛是从装修现场赶过来的，连工作服也没来得及换下来，看着吕艳红，有些责备地说：“不是叫你不要到这儿来找我吗？那些工人会说很多闲话的。”

吕艳红也有点生气：“我不找你，你恨不得一辈子都不找我，你以为我愿意到你这儿来呀？”

洪涛软了下来：“最近不是要赶工嘛。”

吕艳红逼问：“别说废话了，这事你到底怎么想的？”

洪涛为难地说：“这件事情实在太突然了，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吧？”

吕艳红着急地说：“我的肚子可是要出来了。”

洪涛沉吟了一阵，一脸难色：“整件事又不是她的错，我怎么开口提离婚呢？”

吕艳红火冒三丈，说：“感情有什么对错？你只是在做一个选择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和孩子重要，还是她重要！”

洪涛低着头一言不发。

洪涛心里是爱双瑗的，和双瑗生活这么多年，他也一直是个不错的丈夫。他自己都不明白是怎么做了吕艳红的情人。就算有了情人之后，洪涛也从来没有想过要离开双瑗。也许正因为原来和吕艳红的关系不会危及他的家庭，他才会和吕艳红交往下去。但是现在事情变了，吕艳红有了他的孩子，吕艳红要嫁给他，离婚的事情也开始提上日程，这些都是洪涛始料不及的。洪涛下不了这个决心，他已经习惯了给双瑗做个好丈夫，而且还想继续做下去。他必须在两个女人之间周旋，最后的结果是什么，他根本不知道。

一大早洪涛就起床来为双瑗做早饭。洪涛动作麻利地把牛奶、煎鸡蛋、面包等物端上餐桌，冲卧室叫：“双瑗，饭好了，趁热！”双瑗夹着体温计出来，看着桌上的早餐，眉头皱起来：“今天早上不是吃小米粥吗？”

洪涛说：“谁给你慢慢熬啊，我的姑奶奶，你就将就点吧。”

双瑗看着体温计，说“我倒没什么，主要是吃杂粮有利于优生。”

洪涛边吃早餐边说：“你是不是太夸张了？”。

双瑗说：“这回可能真的是怀上了，不仅体温有变化，还一看见牛奶就想吐。”

洪涛看了双瑗一眼，说：“你算了吧你，上两个月你都说有了，结果我是狗咬猪尿泡——空欢喜。”

双瑗有些无奈：“真没想到，怀孕这么难。”

洪涛把最后一口早饭吃了下去，站起来要出门说：“你知道就好，我上班去了，今天晚上要加班，可能晚回来。”

洪涛下了班之后，直接来到吕艳红的家中。吕艳红开门一看，见洪涛出一身的工作服一脸的灰土，手上提着水果站在面前。洪涛走进屋里，说：“一收工我就赶来了，你看我这付样子。”吕艳红说：“我去给你放洗澡水。”

洪涛说：“算了算了，你别闪着腰，还是我自己去吧。”说着放下水果，自己进了洗手间，在浴缸里放上水，舒舒服服地泡了进去。吕艳红坐在浴缸边上，说：“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我这个家，我这个人，哪点比不上她？离婚，结婚，不过是个手续，一切都是现成的，你搬过来就行了。等到孩子一出生，这个家就更像家了。”

洪涛闭目养神，一言不发。吕艳红把水撩泼到他脸上，生气地说：“一跟你说正经的，你就这付样子。”

洪涛只有长叹一声。

双扬是个把人情帐算得很清楚的人，因为卓雄洲在工程的事情上帮了大忙，她自然要想办法酬谢他。她宁肯把她的这次的出游安排想成是一种报答的方式，而不愿意对自己承认她心中已经对卓雄洲产生的感情。

这天，双扬坐在卓雄洲的奥迪车里，车在都市的大街上飞驰着。卓雄洲看了双扬一眼，有点意外，问：“雨天湖渡假村？我怎么不知道？”双扬笑了笑说：“你不知道的事多了。那是新开发的，有射击场，还有跑马俱乐部。你尽情地玩吧，我买单。”

卓雄洲说：“你这是何必？我就是不帮你，也得帮别人。”

双扬说：“别人怎么对你我不管，反正我欠你的人情欠大了。”

卓雄洲逗她道：“那人情就得人来还呀。”

双扬打了卓雄洲一下：“崩溃！”

车开进了雨天湖渡假村的大门。卓雄洲和双扬下了车，来到渡假村酒店部服务总台。女服务员微笑着问：“请问预订房间了吗？”

双扬很感意外：“还要预订吗？你们不是在试业，没有对外宣传吗？”

女服务员说：“酒香不怕巷子深，再说今天又是周末。”

双扬急切地问：“就没有空房间了吗？”

女服务员用电脑查了一下，说：“你们真幸运，正好还有一间房。”

双扬和卓雄洲互望了一眼，卓雄洲刚要说什么，双扬在下面抓住他的手。卓雄洲吃了一惊，但马上就抓紧住了双扬的手。

就这样，他们住进了一个房间。夜幕降临的时候，他们站在酒店房间的阳台上看着夜色。双扬点着一支烟，望着满天的繁星，难得悠闲地吐出一口薄雾。卓雄洲走过来，从后面拥住她，温柔地说：“我其实是很不接受女人抽烟的，不过你抽烟的姿势很好看。”

双扬的声音也很温柔：“真的吗？你真的能接受我吗？”

“你在我心目中一直是一个自信的女人。”

“我不是不自信，我是对男人太失望了。”

“我也并非好色之徒，可是服务员说只有一间房时，我居然会像年轻人那样心跳过速，这种感觉太奇妙了。”

“我想可能是天意吧。”

但是，事情没有象卓雄洲想的那样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双扬永远是个很有分寸的女人。

那天晚上之后，卓雄洲到外地出差，却没有接到过双扬一个电话。他回来后只好自己给双扬打，说：“扬扬吗……我是出去开了三天会，可我的手机24小时开着，你怎么也不给我打个电话呀……”

电话那边双扬很自然地说：“你那么忙，我又没有事，给你打电话干嘛？”

卓雄洲觉得双扬的态度有些让他难以接受，一时竟不知道该怎么说：“……哎，你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跟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

双扬却说：“本来就什么事都没发生过嘛。”

卓雄洲越发气怪：“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可没得罪过你啊。”

双扬说：“没什么意思，你当你的官，我卖我的鸭脖子，这样不是很好吗？何必搞到最后收不了场，大家脸上不好看。”

卓雄洲吃了一惊，本想说什么却又不知道从何说起。

两人沉默了一阵，双扬说：“你没事了吧，那就这样吧。”把电话挂了。卓雄洲放下电话，发起呆来。

下班之后，天已经很晚了，卓雄洲一直想着双扬的奇怪态度，终于还是忍不住，开车又来到了吉庆街，看到双扬神情淡定地正在卖鸭脖子。卓雄洲走了上去，说：

“我有话跟你说。”

双扬目光直直地望着他，犹豫了一下，跟着卓雄洲进了他的车里。车停在一个僻静的地方，一切都那么寂静。两人都不说话，也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半天，卓雄洲才说：“你如果是为了谢我，大可不必这样。”

双扬的表情在黑暗中看不清楚：“我干嘛要这样谢你？我又不是处女。”

卓雄洲说：“那我就明白了。”

双扬说：“我这是为你好，有很多事，点到为止。我们又不是少年少女，难道非要搞到轰轰烈烈不可吗？”

卓雄洲急了：“那也不能这么阴不阴，阳不阳的。”

双扬问：“我比你更希望简单明了，那好吧，是你离婚，还是想我当你的情妇？”

卓雄洲无言以对。双扬在黑暗中坐了一阵，然后打开了车门，下了车。

卓雄洲听到双扬关车门的那一声响，心里不禁一颤，透过车窗，看到双扬独自离去的背影。

双瑗总是以为自己怀上孩子了，隔不了一个月就要到医院妇产科去做一次检查，但每次的结果总是很让她失望。

双瑗又去医院检查去了。她从诊室的白布帘里走出来，坐在医生面前，一脸的失望。医生正在低头写病例，抬头看着双瑗难过的样子，说：“怀孕是一个复杂的生理过程，尤其不能着急。很多人以为，一停止避孕，立刻就能怀上，这是一个错觉。”

双瑗担忧地说：“那我的身体没什么毛病吧。”

医生说：“你的身体不光没毛病，而且还非常健康。只要你耐心一点，怀孕根本就不是问题。”

双瑗还是不放心。

她所不知道的是，在隔壁的妇产科超声波室里，吕艳红正躺在床上做超声波。一个技术员一边做一边说：“其实医院有明文规定，怀孕期的妇女是不许测男女的。”

吕艳红说：“所以我才找了熟人嘛。”说着看了熟人一眼，她的熟人同样穿着白大褂，对技术员：“她是好不容易怀上的，生男生女都高兴，这不是好奇嘛。”

当吕艳红做完检查后，熟人把她送到走廊上，忍不住好奇，问：“你什么时候又结婚了？我怎么不知道？还保密啊。”

吕艳红愣了一下，马上很自然地说：“……又不是第一次结婚，那么张扬干什么？”

熟人也替吕艳红高兴，说：“原先还说你不能生，现在总算扬眉吐气了。”

吕艳红摸着肚子，很兴奋，说：“我也没想到，真是比挣到钱还开心。”说着双瑗从吕艳红身后走过去，但吕艳红没有看到她。

吕艳红禁不住给洪涛打电话，告诉他好消息。洪涛正在天堂鸟歌舞厅忙着，听到身上的电话响，打开手机一听，差点没乐疯，叫了起来：“真的？男孩儿，太好了！我马上就来。”引得身边的同事问道：“谁生了，你这么高兴？”洪涛也来不及多说，匆匆离去。一个工人说：“我看他最近有毛病，总是发呆。”另一工人说：“老来找他的那个女人，好像不是他老婆。”他的同事也说：“我看他要有麻烦了。”

洪涛直接奔向医院的门诊大楼门口。这时候，双瑗从楼梯上下来，一眼就看见洪涛站在下面打手机。双瑗很是意外，叫了声：“洪涛！”洪涛一看双瑗，吃了一惊，急忙把手机关了。双瑗走上前来，看洪涛急匆匆的样子，问：“你怎么来了？”

洪涛说：“.....你，你今天早上不是说要到医院来吗？”

双瑗笑了，说：“算你有心，我们走吧。”洪涛无奈地跟着双瑗往外走，硬着头皮问：“医生怎么说的.....”

双瑗说：“医生说我非常健康，怀孕根本不是问题.....”

两人渐渐走远。吕艳红正站在走廊上和熟人聊天，往外一看，什么都看到了，脸色一变。熟人看着吕艳红盯着前面两个人的神色不对，问：“怎么？那两个人你认识？”

吕艳红冷冷地说：“何止是认识.....”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三节 疯子病了

下班时候的农贸市场最为热闹。双元下班后到里面买鱼，鱼贩子一边剖鱼一边说：“你老婆可真厉害，上次来买鱼，不要头和尾.....头还能煮汤，尾你说我卖给谁？我看见她真有点害怕。”双元听了很有点尴尬，什么也没有说。

买完鱼后，双元顺便来到报摊前买了一份晚报。旁边看报的一位老人把双元叫到一边，说：“你也要管管你老婆，每天从股市回来，就在这里看报看行情，看完把报一丢就走了.....人家是残疾人多不容易.....”双元有点下不来台，没等老人说完，又买了一份《股市快报》，赶紧离开了。

刚走到他家的楼下，双元又碰见一个熟人。熟人打招呼说：“今天这么早？”双元应了一声：“机关植树。”熟人看双元脸色不好，问：“怎么了？一脑门官司。”双元说：“没法说，烦着呢。”

双元走了屋，看见正小金在换健美裤，又对着镜子擦了一遍口红。看见双元回来了，小金说：“看见我的扇子了吗？”双元没好气地说：“什么扇子？”小金没

有注意到双元的表情，说：“红的，绸扇。”双元说：“你又去跳广场舞啊？多尔快考试了，你就不能在家给他做点好吃的吗？”

小金凶巴巴地说：“今天教太极双扇的第二部分，耽误了，你教我啊？”说着找到了扇子，打开看了看，又抖了抖。

双元厌恶地说：“群魔乱舞。”

小金白了一眼双元，说：“你怎么回事？一进门就气哼哼的，我可不是你的出气筒！”

双元说：“我下班回来，走了一路，一路的人都在投诉你，我的面子往哪儿搁？你看看谁家的女人像你？”

小金毫不相让，说：“人家的男人也能干啊，你在外面挣钱不如跑运输的多，在家里说是占全了长子长孙，可连个来双扬都斗不过！我能跟着你过到现在就不错了，你还想限制我的人生自由啊。”小金正要开门出去，双元挡在门前，说：“我今天就是不让你去，我种了一天树，累了，你给多尔做鱼。”

小金叉着腰说：“我又不是你的钟点工，我炒股，更累！你不会做鱼吗？”

双元气愤不已：“这日子没法过了！”

“那能怨谁？还不是你一点用都没有！”

双元今天听了一路对小金的投诉，火气很大，夺过扇子，几把就撕了：“我叫你跳！我叫你跳！”小金急了，上去就抓双元。双元也不让她，于是两人扭打起来。

正在两人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门打开，多尔和他身边的女老师站在门前，都愣住了。双元和小金见有人进来，也停止了撕打。多尔没好气地说：“这是我们班主任，来家访的。”

两口子立刻热情起来，又是请老师进来坐，又是倒茶。小金对多尔说：“你怎么不早说呢，你爸也好多买点菜，留老师在家吃饭。”老师说：“多尔妈妈，不用客气。”

双元问：“是不是多尔在学校里闯祸了？”

老师说：“那倒没有，多尔在学校表现很好，一直都是三好学生。”说着充满爱意地摸多尔的头，说：“先去做作业吧。”

多尔听话地离开之后，老师对双元和小金说：“多尔是个有个性的孩子，前些天他的一篇作文引起了我的注意，这篇作文的题目叫《我的妈妈》，多尔在作文里说他不喜欢他的妈妈...”

小金急了：“什么什么，我生他养他还得罪他了？”

双元瞪了一眼小金说：“你吵什么？先听老师说。”

老师打开作文本，念道：““因为她经常通宵打麻将，不仅知识贫乏，而且粗

言秽语，下岗之后不是觉得这个工作辛苦，就是嫌那个工作丢人... '我想，孩子的措词可能有些过分，但是家庭的确是孩子们的第二课堂，家长更是他们真正的老师。多尔在作文里还流露出对前途没有信心，觉得生活没有意思，这么小的孩子有这种想法，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希望你们能成为孩子生活中的榜样。’”

小金和双元一边听一边不时地相互对视一阵。

送走了老师以后，小金立即脱掉一只鞋子抓在手里，声嘶力竭地叫道：“来金多尔！你给我滚出来！”双元喝住小金，说：“你干什么你？孩子又没有错！”

小金怒火正旺，说：“难道还是我的错？我下岗了，心里没着没落的，不把时间填得满满的就会胡思乱想，你们体谅过我的心情吗？多尔，你给我出来！”说着就要往多尔房间里冲。

多尔走到房间门口，背着书包，提着小旅行袋，一副要离家出走的样子，恨恨地说：“你敢打我我就离家出走，跟你脱离关系，彻底搬到大姑那去住。”

小金扬起拿鞋的手，愣了愣，但没打下去，把狠狠把鞋扔在地下，一边穿一边说：“现在连孩子都这么势利眼！你大姑不就是比我有钱吗？”

疯子敲着键盘，思如泉涌地写着她的《亡命诗人雨浓》，心情却越来越不平静。写着写着，她突然倒在床上，用报纸盖住了脸。

这时候，一阵敲门声响起。疯子不情愿地起身去开门。双久走了进来，一言不发地坐下。疯子一看是他，不耐烦地说：“又催佑佑佑佑，我告诉你我的稿子是写出来的，不像白梦，是像拉大便那样拉出来的。”

双久看了疯子一眼，没说话。

疯子继续说：“我知道你着急，想赶紧把这些纸变成钱，可是...”

双久突然打断疯子，说：“我不想做这本书了。”

疯子惊得合不上嘴：“什么？”

双久大声说：“《亡命诗人雨浓》这本书我不想做了。”

“为什么？”

双久难过地说：“我断断续续看了关山的日记，和雨写给他的信，我发现雨是个很纯真，很善良的女孩，她爱谁，几乎全部是付出，包括她后来的丈夫，如果她不是这样的人，最后也不会被她的丈夫砍死...”

疯子一听双久这么说，也深有同感，沉吟了一会：“可是你付给关山那么多钱。”

双久叹了口气说：“就当是用钱帮雨保住一点秘密吧。”

疯子点点头，说：“是保住了她做人的尊严，至少这些东西关山不能再卖给任何人。”



双久连连点头：“就是这个意思吧，我说不了这么文艺。”

疯子看着双久，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一般：“双久，你真让我另眼相看。”

双久满怀歉疚地说：“只是你的稿费...”

疯子很义气地说：“我一分钱也不要，老实说，我一边写，良知一直倍受煎熬，因为我们是在用雨的灾难换钱，而她又是那么善良和无辜。”

晚上，双久和晓燕并肩在人行天桥上散步，双久告诉了晓燕不做那本书的事情。晓燕吃了惊：“什么？这本书不做了？为什么？”

双久说：“我刚才不是跟你说了嘛。”

晓燕说：“你说了这么多，只是感叹雨的不幸，这不等于书都不做了吧？”

“这就是我不做的理由啊。”

“那我问你，向丛柯借的钱你怎么还？”晓燕担心地说。

双久也很为难：“只好再想别的办法了...”

晓燕急得顿脚：“你哪还有别的办法？除了做书，你还会什么？”

在酒吧里双久和白梦、疯子聚在一起时，又谈到了这件事情。白梦说：“你也是的，为了一个死人，而且还是不认识的，连钱都不赚了，你一个书贩子，谁会承认你有多高尚？”

疯子说：“你不能这么说，我觉得双久做得对。至少他让我相信了这个世界上还有正义和良知。”

晓燕说：“可是他的钱是借来的，谁也不能因为正义和良知就不还钱吧。”

疯子爽快地说：“我挣的钱不多，我愿意拿出来。”

白梦立即说：“妇唱夫随，我也拿一部份吧。”

双久心里感激，但嘴上却骂道：“我操你大爷的，你怎么变那么快？你到底有没有原则？”

白梦说：“人有什么原则？爱谁谁就是原则。”

晓燕忍不住笑了，疯子却根本不理白梦，眼睛直盯着别处看。

双扬总算真正开始有为自己而烦的时候了。遇上卓雄洲对于双扬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她现在不知道，她唯一清楚的是，卓雄洲已经在她的心里生了根，想拔也拔不去了。双扬强撑着，可任她再能撑，也还是需要找个人聊一聊的。

双扬来到双瑗家的时候，双瑗正在往脸上贴草莓片。双瑗开门后，看到双扬靠在门边。双瑗有点意外，说：“扬扬！全世界最忙的人，你怎么有时间上我这儿来

啊？”

双扬进屋说：“洪涛不在家？”

双瑗说：“嗨，加班呗。”

双扬说：“总这么加班，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把孩子创造出来啊？”

“大夫说这事还真不能急。”

双扬看着双瑗脸上贴的乱七八糟的东西，觉得好笑：“你还相信黄瓜片草莓片能美容啊？骗人的把戏。”双瑗看着双扬说：“扬扬，你可是日见憔悴啊。”双扬一声长叹：“我是被情所困，每天去美容店都没用。”自从那天晚上之后，卓雄洲就没有再去过双扬的鸭脖子摊，双扬也不再借送盒饭到城建总公司去找卓雄洲。双扬表面上一点也没事，实际上心里也快熬不住了。

双瑗很感兴趣：“怎么回事？我还以为你是金刚不坏之身呢。”

双扬说：“就许你们有点什么事拿来烦我？”

双瑗猜到了几分：“为那个卓雄洲吧？我早就提醒过你，咱们是想结婚，找个归宿，咱们玩不起。”

双扬说：“我开始也没当真，心想，男人嘛，就这么回事，我也不是没见过男人。可是后来发现他这个人还真不错，我现在动了真感情，他倒没事了，也不来吃鸭脖子了。”

双瑗也没主意，说：“你主意大，你想怎么办？”

双扬白她一眼，说：“我知道还来找你干嘛？”

双瑗说：“我是一直不赞成这件事的，但是你如果需要，我可以去找他谈一谈，看看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双扬摆摆手说：“算了算了，就让这件事过去吧。”

双瑗关切地说：“问题是你过得去吗？”

双扬茫然地看着前方，没有说话。

对于卓雄洲来说，双扬是有特殊吸引力的。他同样为这件事情烦恼着，可是他又能做什么呢？他是一个结了婚的男人，他有地位有面子，关键的是他有男人的责任感和对家庭忠诚的道德感。

卓雄洲在办公室里处理着文件。中午九妹过来送饭时给他带来的盒饭和一盒鸭脖子一直摆在桌子上也没来得及吃。好一阵后，他无意间抬起头来，看到了鸭脖子，发了一阵呆，又看了看电话。这时候有人进来，说：“卓总，这是工会报上来的今年去黄山疗养院人员的名单。如果没什么问题，还请你批一下。”卓雄洲说：“先放在这儿吧。”来人闻了闻，笑着说：“卓总，你这儿可真香啊...”

卓雄洲看到了那一盒鸭脖子，有点尴尬，指了指，说：“你们拿去吃吧。”

来人笑得很有深意：“那多不好意思...”

卓雄洲说：“真的真的，拿去吧，我今天也没什么胃口。”来人拿走了鸭脖子，刚到走廊就被一抢而空。卓雄洲听着外面的喧闹，站了起来，走到窗前，陷入了沉思。

那天晚上，双瑗把卓雄洲约了出来，两人在一个僻静的酒吧里见了面。双瑗看着卓雄洲说：“突然把你约出来，我自己也觉得很冒昧。”卓雄洲猜到双瑗是为双扬的事情来找他，说：“没有关系。”

双瑗绕着圈子说：“其实，我并不知道你和我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 我只是觉得她最近一段时间并不开心，她一直是一个很乐天的人，甚至有点什么都不在乎...”

卓雄洲打断她，说：“是她叫你来的吗？”

双瑗说：“当然不是。你应该了解她的性格，她没有什么话不能当面跟你说。”

卓雄洲也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老实说，我一开始跟她交往，只是觉得她爽快、能干，但又有女人味。可是后来，也不知什么原因，只要几天没见就特别想见到她... 我想我可能是动了真情吧。”

双瑗觉得奇怪：“那你为什么突然就不跟她来往了呢？”

卓雄洲深沉地说：“其实动真感情是最麻烦的事，我得替她着想，交往下去算什么呢？我是有家室的人，这样对她不公平。”

双瑗沉默了一阵，突然问：“从来都没想过离婚吗？”

卓雄洲顿了一顿，说：“我想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和我老婆是在部队认识的，我们也是自由恋爱走到一起的，而且还有孩子，不可能说分手就分手。”

双瑗很失望，说：“我姐姐是很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的... 看着她不开心，我真的很想帮她，因为我是她带大的，而且从小到大我永远都在麻烦她...”

卓雄洲也不好过，说：“我也很想对她好，可是她的性格太刚烈了... 她其实既不是一个弱者，也不是一个随便的人...”

天下着大雨，在编辑部里，两个值班编辑和疯子在工作着。这时候来了一个电话，说是印染厂有一个打工妹，跑到12层高的楼上要寻短见，得到消息的媒体都赶去了。编辑部主任说完之后，几个人开始议论起来：“她可真会挑时候啊，你看这雨大的。”“谁自杀还挑时候啊，你以为是演电视剧啊？”

主任说：“别贫了，这么大的雨，又是在郊区，你们俩中间去一个。”

一个马上说：“我马上有一个新闻发布会，易发公司股票上市，主任你可说这是重头稿。”

另一个说：“那我去吧，不过我还约了一个专访。疯子，要不你帮我去做个专访。”

疯子抬起头，问：“谁呀？”

“白梦。”

“他有什么可访的？”

“我觉得他对快餐文化很有自己的见地，而且你也不能说他的写作完全没有价值，他也还是很有读者的，只是作品良莠不齐，简直不像出自一个人之手。”

疯子还没等他说完就已经把包背好拿了伞在手里，说：“我还是去采访打工妹吧，主任，我走了。”

疯子冒着雨来到事发地点时，看到一片混乱和忙碌：120救护车和几辆警车停在那里不停地闪红灯，有围观的人和记者挤来挤去。楼顶的打工妹在雨中呆呆站着要跳不跳的，很是危险，楼顶的警员无法接近她，楼下厂方的人喊话也无济于事。

疯子的伞被大风吹得完全反了过去，又被风吹得不知去向。她冒着雨积极地向周围的人打听情况，走来走去地拍照片。

双瑗也正在现场进行新闻报道：“... 初步可以肯定，该女子是为情所困，据厂方经理吴先生介绍，该女子姓郑，今年20岁，生性单纯，活泼，不久前与厂里一孝感籍的男子谈恋爱，感情很深。吴先生说，该男子在厂里表现并不好，不久前因聚赌，刚刚被厂里辞退。但他与郑姓女子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还不得而知... ”

这天的雨太大了，天也特别冷。疯子忙完现场以后，回去又连夜写作，累得大病一场，昏迷不醒。双久发现后把疯子背到医院急救室里，自己坐在长椅上等着。好久之后，医生才出来。双久迎了上去。医生说：“她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什么东西也没吃，所以虚脱了。”双久担心地问：“也就是说她没有什么危险。”医生说：“不能这么说，因为她还并发了肺炎，急性肺炎久拖不治，也是有生命危险的。你去给她办一下住院手续吧。”双久急忙点头，立即去给她办了手续。

疯子醒来的时候，看见双久守在床边。疯子又看看周围，奇怪地说：“我怎么跑这儿来了？...”

双久见疯子醒了，很高兴，说：“你还说呢你，你怎么发烧也不知道上医院啊？要不是我想让你帮我看部稿子，出出主意，还不知道出什么事呢...”

疯子迷迷糊糊地回忆着：“我只记得，那天采访，淋了雨... 头疼了一个晚上，后来，后来的事全都不记得了...”

双久说：“你发烧烧了三天三夜，连口水都没喝，还感染了肺炎。”

疯子看着双久，感激地说：“是你把我背到这儿来的？”

双久说：“我看你都没气儿了，吓我这一大跳，背着你就跑，也没觉着有什么份量。”

正说着，白梦捧着一大束鲜花跑进来，一见双久就像在为家人感谢着帮忙的外人一样，对双久说：“哎呀，双久，多亏你多亏你！接到电话我就赶紧跑来了...”说着把花和水果放在床头柜上。

双久知趣地站起来，说：“白梦，人我可是交给你了，下面的文章你就自己做吧...”

白梦说：“你放心，我一定画出最新最美的图画。”白梦说着把双久送到医院病房的走廊里。双久鼓励说：“好好表现吧，考验你的时候到了。”白梦厚脸皮地说：“我代表我媳妇向你表示崇高的致意！”双久笑：“我操你大爷的，谁是你媳妇儿啊？”白梦用大姆指指了指病房。

但是疯子对白梦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淡。白梦刚呆一小会儿，她就说：“我没事了，你回去吧。”

白梦说：“还早呢，我再呆一会儿吧。”

疯子跟白梦生疏地客气：“白梦，谢谢你能来看我，还耽误了你这么长时间。”

白梦说：“疯子，你客气得可有点反常。”

疯子坚持说：“我是真心的，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白梦没有办法，只好说：“那好，我明天一大早就来。”他刚一走，来给疯子换输液瓶的护士就羡慕地对疯子说：“你男朋友对你真好。”

可是疯子的心中却装上了另外一个人。

第二天，疯子就从医院回去了。双久刚从家里出来，在路上遇到疯子。双久看到疯子还很虚弱的样子，说：“你怎么跑出来了？”疯子说：“半夜就退烧了，我想没事了，反正再接着吃药呗。”

双久也拿疯子没办法，只得和她一块往回走，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你说你跟自己身体较什么劲儿！”疯子说：“你不是要办事去吗？”双久说：“我还是回去给你熬点白粥吧，你昨天也没怎么吃东西。”

双久让疯子回屋躺着，自己下厨去给她熬白粥，又给她盛在碗里，端了进去，放在了床头柜上，说：“凉一凉再吃，这是榨菜。”

疯子没有看粥，只对双久说：“双久，你在书架第二层，词典的旁边拿一个信封。”双久找到了信封，拿下来递给疯子。疯子却把信封又递给双久，说：“这是一万块钱，先拿去还《亡命诗人雨浓》那本书的债吧，你不是还欠人家钱吗？”

双久不要：“算了吧，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疯子坚决不肯收回：“我说过的事，不会说说而已，是一定会做的。”

双久犹豫了：“这...”

疯子说：“雨虽然死于非命，但有我们这样素不相识的人为她保守秘密，保留一份尊严。她的在天之灵也会感到安慰的，这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

白梦来到医院，到病房里没有看到疯子，急了，一问说是疯子已经出院了。白梦急得跟医院较劲，说：“你们怎么能让她出院呢？她昨天还在发烧，身体那么虚弱... 你们的责任心都跑到哪儿去了？...”护士只得解释：“我们也劝了她好长时间，可她坚决要出院，我们有什么办法？”医生也说：“她说她没有公费医疗，住院、打针、吃药、护理费用也是很可观的，所以我给她开了足够的药，叫她回家休息。”

白梦没话好说，只好到疯子的住处去找她。双久一开门，白梦挂着脸就走进来，对疯子说：“你再住三天院，能花多少钱？身体比钱重要，你知道不知道？”

疯子没说话。

双久问白梦：“怎么回事？”

白梦说：“我刚从医院过来，医生说她还相当虚弱，可她说她没有公费医疗，死活跑出来了。”

双久把信封放在桌上，说：“疯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钱我真的不能要。”

白梦看着信封，又看看两人，说：“这钱是怎么回事？”

双久说：“还不是为《亡命诗人》那本书还债的事，她非要出一万块钱不可。”

白梦急了：“我说疯子，你就剩下半条命了，你这么崇高，做给谁看？”

疯子火了：“做给我自己看！我安慰我自己行不行？”说完倒在床上，拿被子蒙住头，谁都不理。

白梦和双久看她这样子，都傻了。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四节 阴谋的牺牲品

丛柯走进了空无一人的试验室，看到了桌面上放着的一封国际快递。他打开信封，看到里面全是英文文件，标体有“MDMA”的字样。丛柯无奈而冷漠地看着这些东西。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丛柯拿起电话，听到强哥的声音：“东西收到了吗？”

丛柯说：“收到了。”

“我们现在的货最贵，但是最好卖，就是因为纯度极高，所以你的试验不能停止。这是国际上摇头丸的最新成分，你可以参考一下。”

丛柯神色中透出不愿意，说：“强哥，我...”

“说嘛，嫌钱不够你只管说。”

丛柯说：“不腾腾，强哥出手之大，我心悦诚服。”

“是为了那个女孩吗？我早已叫人搞定他们...”

“那倒不是，我还没有那么性急。”

“就是，追女孩也得有点大将风度，只要能端得住，她们就会自动跑来，赶都赶不走。”

丛柯犹豫着说：“我只是有些担心...”

强哥说：“你应该相信，我不是一个利令智昏的人。”

强哥跟丛柯打完电话之后就开着他的黑色奔驰，来到了一家大型制药厂现代化的制药车间。强哥看着密集的药片抖动着从传送带上散落下来，低声对药厂经理说：“我再说一遍，必须万无一失。”药厂经理说：“药技师和工人并不知道配方，我只告诉他们新药还在试验阶段，医院也只是在极少数病人身上观察疗效。”

强哥说：“在这件事上，不要相信任何人。”

药厂经理谨慎地说：“我知道这是掉脑袋的事...”

强哥点点头：“我们可不能有命赚钱，没命享受。”

疯子终于恢复了健康，回到编辑部上班了。她受到了同事们的欢迎和真诚的问候。在她的办公桌上有一张大纸，写着：“不能没有你！”上面还有编辑部的人全部的签名。一个编辑端着脸盆，拿着抹布进来，一看见疯子就说：“疯子，你可回来的，原来我觉得这扫地抹桌子，端茶倒水的都不是事，没想到你这一病，才发现这些事还真够累的！”

另一个说：“以前我有点什么事你总帮我顶班，我现在才发现，这帮家伙没一个好说话的。”

又有人插话，对疯子说：“你总是黄金时间叫别人顶班，也就是疯子不跟你计较。”

“最后大家一致认为，咱们编辑部没有主任可以，但是没有疯子不行。”一个编辑说着一抬头，看看见主任就站在他的面前。主任瞪着眼，质问：“没有我可以？这是谁说的？”

“主任，你不是开会去了吗？”

主任凶巴巴地说：“我就不能回来拿杯子吗？”说着拿起喝水杯，叫疯子：“疯子，你过来一下。”疯子走到主任面前，等着主任开口。主任看了看疯子，说：“病全好了吧？那天我就把他们批评了一顿，关键时刻谁也不肯冲上去，让人家小姑娘...”

疯子说：“主任，我没事。”

主任拿起一篇稿，说：“你这篇稿写得不错，可以当深入报道发，但是有些段落还是要改一改，因为那个打工妹死了。”

疯子吃了一惊：“死了？她跳下来不是重伤吗？”

主任说：“抢救了好几天还是死了，所以报道的重点还是得向关注打工妹的情感生活这方面转，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个话题。”

疯子接过稿子说：“我知道了。”

疯子的病刚好，又开始昏天黑地地忙。但是因为她有了关心她的双久等一帮朋友，整个心态和从前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双久在疯子生病时候对她的关心，让疯子对双久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她在写给家里的信里说：

“妈妈，您好。这封信就不要给爸爸看了，因为我想跟你谈一点我的私事。

“最近，有一件事扰乱了我平静的生活，那就是我莫名其妙的喜欢起一个男孩子来，他是我的房东，人长得不错，但我过去一直从心里看不起他，与他时有争吵。然而，我慢慢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心地善良，同情弱者，对金钱不那么看重的人。这实在太出乎我的意料了，我渐渐地有点喜欢他了。

“这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因为他已经有女朋友了，而且他们的关系还相当稳定。我也是个有道德观念的女孩子，我绝不会贸然地介入到别人的情感中去，只是心里爱他，表面上又要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真是一件辛苦的事...”

然而，双久根本不知道疯子的感觉，也从来没有朝那方面想，仍然大大咧咧地和疯子交往着，而且还一个劲地想促成疯子和白梦。

一天晚上，疯子来到双久的房间找双久。双久正好在外面洗脸。疯子就进去等他。她很仔细地看双久的房门，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情感，又看到桌上放着的双久和晓燕的合影。照片上两人相亲相爱，着实令人羡慕。

双久拿着毛巾从外面进来，看见疯子，说：“哎，你来了。”

疯子说：“你叫我下午来，下午你根本不在家。”

双久放下毛巾，说：“嗨！一个朋友非让我帮他驮书去，一万本呢，真是把我当牲口使啊！”

疯子关心地说：“那你现在还没吃饭吧？”

双久说：“累得我现在一点都不想吃，待会儿再说吧。”

疯子拿出帮双久看的《激情夏娃》稿子，说：“我觉得这部稿子不行，还是拳头加枕头，其实现在读者的欣赏水平也在提高，也不见得恶俗的东西就准能赚钱。”

双久不高兴，说：“你怎么跟白梦一样，总是这不行那不行的，问题是我不能闲着啊，要不我吃什么？还欠了一屁股债。”



疯子说：“我也想了好长时间，我觉得你不妨做严肃作家的畅销书。”

双久盯着疯子，问：“什么意思？”

“你想嘛，严肃作家的写作质量至少有保证，但是他们玩深沉的作品没多大意思，但他们如果写畅销书，结果就完全不同。”

“可是我认识的最严肃的作家就是白梦了。”

“我看他根本不算作家，充其量也就是杆老枪。”

“疯子，我看你端架子也端得差不多了，我认识白梦这么多年，还没见他对任何一个女孩子像对你这么好过。其实他这个人挺不错的，至少他不闷，有趣。”

疯子望着窗外，没有说话。

双久说：“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你也跟我说说，或者你有什么话对他不好说，我帮你去说，我看你现在就是要星星、月亮，白梦都会去想办法。”

疯子一听双久这么说，心里不好过，只是说：“不说这事了，没什么意思。”

双久还想劝疯子，可是那要命的感觉又上来了。他只想着要赶快回到屋里，用注射毒品来驱赶这难熬的渴望。疯子看到双久的神色猛然变得很奇怪，不禁问：“你怎么啦，双久？”双久慌乱地说着：“没事，没事，我走了，走了”，匆匆离开了疯子的房间。

疯子看着双久的背影，不解地摇摇头。

很难得有晓燕主动约丛柯出来见面的时候，所以丛柯很激动，早早地坐在约定的咖啡馆里，一边闲散地搅着咖啡，一边等着晓燕的出现。晓燕走了过来，看了看表。丛柯说：“你没迟到，是我先来了。”晓燕问：“干嘛这么早？”丛柯笑了笑：“因为是你第一次主动约我，可能是太兴奋了，什么事也干不下去。”

晓燕坐下来，叫了一杯橙汁，想说什么却没有说。丛柯看着晓燕，说：“你好像不太开心。”

晓燕说：“丛柯，我约你出来是想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吧，不用这么严肃。”

“就是双久向你借钱的事，我想向你解释一下，我们不是不想尽快还...”

“其中另有隐情，这件事双久已经跟我解释过了，我也没有逼他还钱，甚至不还也没关系，就算我对年轻诗人雨的怜惜。”

“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做事太随心所欲，我不是说人善良有什么不对，可是你不能拿着别人的钱去演这种苦情戏，开始就应该想好，不如不做这件事，现在做成这样，牵扯到这么多人，搞得疯子都舍不得花钱看病，这头又欠着你的钱，谁的钱不是辛辛苦苦赚来的？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

“这倒没什么，我也有热血激情的时候... 不过，晓燕，你真的很了解双久吗？”

晓燕看着丛柯，觉得这话问得很突兀，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丛柯欲言又止：“我本来... 还是不说了吧...”

晓燕看丛柯的态度，反而着急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啊？说话还留半句，那我今晚怎么还睡得着觉？”

丛柯很为难地说：“我本来真的不想跟你说... 除了出书那五万块钱，双久还跟我借过钱...”

晓燕吓了一跳：“真的？他借了多少？”

丛柯说：“反正数目不小。”

晓燕不敢相信：“他要这么多钱干什么？”

丛柯想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忍不住晓燕的再三追问，丛柯说他可以带晓燕到一个地方去，到时候她就明白了。晓燕疑惑地跟着丛柯来到狂野派对歌舞厅，看到了疯狂摇头、蹦着迪的双久，和白天的他判若两人。晓燕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而丛柯没有表情地站在她身边。晓燕冲了上去，喊着双久的名字，但双久似乎并不认识她，还是摇头不止。晓燕扇了他两巴掌，双久这才清醒过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怔怔地望着晓燕。晓燕却哇地一声哭了出来。

丛柯和晓燕把双久弄出了歌舞厅，扶回到丛柯的家里，让他在客房里躺下。双久倒在床上就熟睡过去，晓燕帮他脱掉鞋。丛柯说：“他喝了很多酒，叫他睡一会儿吧。”晓燕望着双久，说不出话来。丛柯把晓燕领到客厅里。两人坐在沙发上，相对无言。

晓燕心里非常难过，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丛柯也很不好受的样子，说：“我也不知道，只是隔三差五地会来借钱，我也一直以为他是做书资金周转出了问题，尽可能地借给他... 但是后来，有人约我去狂野派对，我无意之中发现了他，当时我也很震惊... 可是我不敢告诉你，毕竟...”

晓燕听不下去了，求丛柯道：“你别说了...”眼中都是泪水。

自从那天晚上之后，晓燕的情绪一直十分低落，经常呆呆地出神。她想不通双久为什么会染上毒瘾，接受不了自己喜欢的人堕落到这种程度。双久在事业上没有什么作为，这她不在乎，双久在生活中大大咧咧、闲散自由，这她也不在乎，可是她怎么能够容忍他成为一个瘾君子呢？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差不多这辈子算是完蛋了。

晓燕想不到的是，双久染上毒瘾完全是因为她。一切都是一个阴谋，而双久是这场阴谋的牺牲品。

中午的时候久久饭店里顾客吃得热火朝天，九妹、偏脑壳、猴哥等人不停地给客人上菜、添饭，忙得不亦乐乎，只有晓燕呆如木鸡地站在那里，呆呆地出神。九

妹叫道：“雷晓燕，8号台要红酒！”晓燕像没有听见一样，动也没动。九妹又叫了一声，晓燕才醒悟过来，朝着6号台走去。九妹喝住晓燕：“你往哪儿走？8号台！”晓燕改去8号台，到了餐桌前，才又发现忘了拿酒，只得陪着不是跑回去拿酒。九妹和偏脑壳看着她这个样子，都觉得很奇怪。

夜市的时候，晓燕因为魂不守舍，又出了错。客人很生气：“你刚才绝对是说198元一瓶，现在突然说298一瓶，如果是298我就不喝了...”

晓燕也不记得自己当时是怎么说的了，只得解释：“这一瓶肯定是298元的...”

九妹也着急了，问：“可你当时到底怎么说的？”

晓燕实在想不起来了，说：“我一定会如实介绍酒的价格的。”

客人肯定地说：“可你刚才的确说的是198元.....”

双扬听到里面吵吵嚷嚷，从鸭脖子摊上进来，听了一会儿，又见许多人往这桌看，只得开口说：“我看这样吧，差别就是这一百块钱，咱们各退一步，一人出五十好不好？肯定是我们出现了口误，还请您多多包涵。”客人想了一会，不情愿地掏钱付了帐，很是不满。

双扬发现晓燕的确是神情恍惚，关心地问：“晓燕，你没有不舒服吧？”

晓燕心里更难过，只是摇头。

双扬说：“跟双久吵架了？”

晓燕还是摇头。

双扬看晓燕状态特别差，只得说：“我看你还是回去休息休息吧，反正这个酒，我叫偏脑壳帮你卖。”

晓燕也的确撑不住了，黯然离去。

晓燕一个人走在路上，心乱如麻，实在忍不住，跑到双久的书店，想和他谈这件事情。

双久坐在椅子上，把脚架在书堆上，神情也很懊恼和无奈：“.....你当然不能告诉她，她知道的话，会伤透心的.....”

晓燕说：“我不告诉扬扬姐可以，但是你一定要想办法戒掉！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双久点点头：“我知道。”

晓燕越想越糊涂：“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也想不通，咱们压根就不认识这一类的人。”

双久也一头雾水，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有一天，我突然口渴难忍，

而且特别烦躁，同时周身不自在，像生了什么大病似的……结果有一个道友对我说，我这是犯瘾了，我根本不信，可是吃了他给我的药，真的症状就全消失了……”

晓燕抓住双久的手：“双久，就算你是为了我，也一定要……”说着眼泪流了下来。

双久的眼睛也湿了，郑重地点了点头。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五节 双瑗傻了眼

双瑗来到电视台社教部《热点追踪》采编室时，看见里面的工作人员在扎堆儿议论着什么，但一看到她，大伙就不再说些什么了，各自散去。双瑗觉得气氛很是异样，却也没说什么，拎起水壶到走廊尽头的开水房打开水。看到每次和她搭档的摄像拿着保温杯走了进来，双瑗问：“你们刚才说什么呢？我一进来就不说了……”

摄像说：“你出事了，你到底知道不知道？”

双瑗吓了一跳，赶紧问：“我出什么事了？前两天我一直在希望小学采访。”

摄像说：“我们还以为领导都跟你谈了呢。”

双瑗急了：“到底什么事啊？你要急死我呀？”

摄像说：“就是上回，咱俩一起去拍要跳楼的那个外来妹，那天下着大雨……”

“对呀，那又怎么了？”

“那天是实况转播，后来外来妹没被拦住，跳了下来，摔在地上，大伙一涌而上，结果你在冲上去之前说了一句，让我们也赶紧过去，看一看精彩的场面……”

双瑗吓得一下子捂住嘴：“我是这样说的吗？我说了精彩两个字吗？”

“当时下着大雨，现场乱糟糟的，我也不记得你是怎么说的，后来好多观众打电话到总编室，领导把片子调上去回放，你的确是这么说的。”

双瑗面色苍白，说：“完了。”

“最要命的是那个打工妹死了……”

双瑗这一惊非同小可：“死了？我们当时一直在医院啊，医院不是说她脱离危险了吗？”

“后来又发现她颅内出血，死在医院里了。如果她不死，大伙还能原谅你的口误，可是人死了，你想想，谁不是同情弱者，这样一来你就变得无可原谅了……”

双瑗当即傻了眼。

刚回到办公室，双瑗就写了一份认识很深刻、态度非常好的检查交了上去。主任把她叫到办公室，说：“检讨我看了，还是比较深刻的……而且你借调过来以后，工作一直很努力，也做出了不少成绩，至少是把《热点追踪》做成了一个品牌，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你也知道，电视台是一个很敏感的单位，有些错是不能犯的。现在我们最珍惜的就是安定团结的局面，结果这一事件造成的是外来打工人员对城里人的敌对情绪，我这不是上纲上线，好多人把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去了……”

双瑗低着头一言不发，等着主任说下面的关键性问题：“为了你的事，台领导开了好几次会，还是决定你先回原单位，也算台里做出的一个姿态，你要理解。”

双瑗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不禁失声道：“我哪有什么原单位？我早已经被兽医站除名了。”

主任：“无论如何，你得先离开电视台一段，等事情完全过去了，再视情况而定。”

双瑗的眼泪流了下来，说：“主任，你觉得这样对我公平吗？我做了那么多工作，节假日几乎都没有休息过，就因为说错两个字，便被你们扫地出门……”说着站起身来：“我找台长去！”

主任提高了嗓音：“来双瑗同志，我希望你不要感情用事，这件事说大可大，但绝对不能说是一件小事，而且对你的处理也是台领导开会决定的，不是哪个人说了算。我劝你还是面对现实吧。”

双瑗知道这件事情后果的严重性了，这让她一时既接受不了，但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她走到电视台的大门口，给洪涛打手机，还没开口就已经泣不成声：“洪涛，我……”泪如雨下。洪涛一听双瑗的语气，吓了一跳：“喂，双瑗，你怎么了？你在哪儿？……”

双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哭：“我在电视台……”

洪涛着急，只得说：“我马上就过来。”

双瑗关了手机，呆立在街头，觉得面前一片眩晕。

洪涛赶了过来，知道是怎么回事以后，也很不好过，但也只得安慰双瑗，把双瑗接回家里。

直到晚上，双瑗才好受点了。她非常依赖地靠在洪涛身上，洪涛搂着她，说：“不干就不干了，你先在家休息一段，然后慢慢找工作。”

“洪涛……”

“嗯。”

“……你一定要支持我……”

“天还没塌下来呢，睡吧。”洪涛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不好过，所以仍是叹

了口气。

两人躺下之后，拧熄了床头灯，但都睡不着。洪涛知道电视台的工作对于双瑗来说有多么重要，今天的事情对她来说又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双瑗现在最需要他关心，但是他能做得到吗？

洪涛正在天堂鸟歌舞厅干着装修的活儿。他和工人一块调试着升降台、研究着控光等电路问题，吕艳红穿着深色的孕妇裙走了进来。洪涛一看，吓了一跳，连忙把她带了出去。两人又来到了附近的那个咖啡厅。

吕艳红不高兴地说：“说好昨晚到我那去，为什么没去？我挺着大肚子煲汤给你喝，你连电话也不来一个，今天手机又关机，你到底怎么回事？”

洪涛说：“... 你没看我在加班吗？”

吕艳红冷冷地说：“你加你的班我没意见，你不到我那去我也死不了，问题是我們什么时候结婚？离婚的事你到底跟她谈了没有？”

洪涛为难地说：“我没法跟她谈...”

吕艳红奇怪了：“为什么？”

洪涛说：“她昨天被电视台辞退了...”

“不可能，她不是挺红的吗？”

“那有什么不可能的，任何一件事都可能改变人的命运。双瑗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这种打击对她来说可想而知...”

吕艳红的火气“腾”地上来了，说：“那我算什么？你这么替她着想，那我呢，我的肚子都已经出来了，将来孩子出来了怎么填表？父母一栏就填奸夫淫妇？”

洪涛不高兴了：“你说话能不能文明一点？”

吕艳红鼻子里出冷气，说：“你该干的都干了，现在又要讲文明了？”

洪涛只得说：“我也没说不离，但总得找到合适的时机吧？”

吕艳红想了想，说：“我看现在就是最合适的时机... 她下岗了，我也很同情她的遭遇，既然你不愿意出面，我可以去跟她谈，我会给她一定的补偿，叫她把你给让出来，这样你心里也就好受点了吧？”

洪涛急忙制止，说：“你可别乱来啊，你这么做不是雪上加霜吗？还是我自己去跟她谈吧。”

可是吕艳红不做的事情不会说，说出来的事情就一定会做。

双瑗终于还是被电视台辞退了。

她面无表情地把自己办公桌上的东西往一个大盒子里装。有同事走过来，也不

知说什么好。有些人在小声议论着：

“这件事处理得太不公平了...”

“你是做媒体的你还不知道，这个世界有什么公平可言？”

“我现在一现场直播就老打结巴，紧张啊，生怕祸从口出...”

又有同事走过来，安慰道：“双瑗，你有能力，不愁找不着事做。”

双瑗只是苦笑，抱着盒子低着头走出了办公室，来到电梯前。电梯的门打开了，吕艳红走了出来。双瑗正要进电梯，吕艳红看了看双瑗，把她叫住：“请问你是来双瑗吧？”

双瑗看着吕艳红。她不认识这个女人。吕艳红没有说什么，只是让双瑗和她出去谈一件关于他们之间的很重要的事情。

吕艳红和双瑗来到电视台附近的咖啡室里，单刀直入地把她和洪涛之间的关系向双瑗摊了牌。双瑗像在听天方夜谭一样，说：“... 我不相信。他不会做这种事情，而且他一直对我很好。”

“我知道你不会相信...”吕艳红说着拿出一叠照片，推到双瑗面前。双瑗一看，都是洪涛和吕艳红亲热的照片，其中温泉的一张，两人都穿得很少，但搂在一块儿头挨头，可见一定是亲密关系。

双瑗顿觉头晕目眩，但仍不愿在吕艳红面前失态，说：“那么，你身上的孩子... ”

吕艳红说：“你说的没错，这孩子的父亲是洪涛，已经七个月了...”说着脸上不由得流露出幸福的神情。

双瑗心里非常难受，也嫉妒不已，但表面上仍然冷冷的：“你们在一起多长时间了？”

“快三年了。”

“如果没有这个孩子，还想瞒多久？”

“我觉得洪涛会一直瞒下去... 他这个人的性格就是优柔寡断。”

“他为什么不来跟我说？”

“自从怀上这个孩子，他就答应跟你谈离婚的事... 男人还不都是这样，没事的时候气壮如牛，真正出了问题又不敢面对。”

双瑗逼视着吕艳红，说：“你现在想怎么样？”

吕艳红很平静地说：“我想跟洪涛结婚，主要是为了孩子... 我也知道你下岗了，很同情你的遭遇，我愿意给你一定的补偿...”

双瑗压抑不住内心的愤怒和难过，说：“我什么也不要，只要我的丈夫。”拿起纸盒匆匆走了，眼泪不禁夺眶而出。

她一个人神情沮丧、目光茫然地在路上走着，整座城市在她的眼中都变成了灰色的。她不知道自己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双扬正在睡觉，被外面的吵闹声突然惊醒。她皱了皱眉，翻了个身想继续睡，听到外面在说：“这不是扬扬的妹妹吗？”“就是，是双瑗...”

双扬坐了起来，赶紧冲出去，只见双瑗面色苍白，双目紧闭地倒在地上，疯子正把她架在自己怀里，街坊邻居围了一大圈。疯子看到双扬，说：“我刚才一出屋，就看见她躺在这里，吓我一大跳...”街坊们也说：“你看她的脸色，肯定没吃东西...”

双扬冲了过来，关切地叫：“双瑗！双瑗！你怎么了？”双瑗慢慢睁开眼睛，看到双扬，眼泪又流了下来：“姐...”

双扬把双瑗扶到床上躺下，责怪地说：“你是不是又带病去采访了？你看这样多危险！幸亏是在家门口，还有人认识你，万一是在大马路上... 就算有人认出你来，可谁会管你啊？”双瑗有气无力地说：“姐，你不会不管我吧...”双扬看着双瑗很反常的样子，担心起来：“双瑗，出什么事了？”

双瑗一听，泪如雨下，断断续续地把整件事情给双扬说了。双扬一听，那还了得，二话没说就冲了出去，双瑗怎么叫也叫不回来。

吕艳红正在公司的会议室开中层干部会议，说着：“最近一段时间，公司的工作开展地还比较顺利，但是大家也不能高枕无忧，因为还有许多潜伏的危机。据我所知，有些有外国身份的人也在搞劳务输出，虽然公司不挂牌，但总还是抢走了一些市场份额，有人甚至还有国外的资金支持，这就成为我们潜在的竞争对手...”

门“哗”的一下被撞开，双扬闯了进来，后面跟着的秘书面红耳赤也没拦住她。只见她不顾一切地向吕艳红冲了过去，吕艳红还没反应过来，脸上已挨了一巴掌。众人急忙上前阻拦，会议室顿时一片混乱。双扬拍着桌子大骂道：“吕艳红！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跟人家的丈夫搞大了肚子，还有脸去找人家讨老公！你还不知道什么叫羞耻...”

吕艳红捂着发烧的脸，强作镇静，问：“你是谁？我根本就不认识你！！”

双扬拍了拍胸脯，说：“我是来双瑗的姐姐来双扬，今天我就叫你认识认识！！你们这对狗男女太欺侮人了！我妹妹刚下岗，你就来拆她的家！你怎么就不替她想一想？你有一个这么大的公司，孩子也弄出来了，你还要人家的老公！你是不是也太贪了？既然你要赶尽杀绝，就别怪我不客气...”

公司职员一听纷纷小声议论起来，让吕艳红觉得面子没处搁。双扬继续闹着：“趁着大家都在这儿，那就让大家评评理...”

吕艳红一看处境实在不妙，夺门而出。双扬看吕艳红跑了，追了出去，还叫着：“你别走！你做都做了，还怕人说吗？”

对于洪涛，双扬也肯定不会放过的。



松川水电工程公司的办公室里，洪涛正在跟一个客户谈生意：“... 这个是报价单，你看一下。”客户看了看报价单，说：“你们的价格可真不便宜...”洪涛说：“可我们保证质量啊，而且我们用的都是日本的原材料，所以成本就高嘛。”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是歌舞厅那边的装修工人打过来的。洪涛听到电话里说：“刚才有个女人到工地来找你。”

洪涛问：“谁呀？”

“没见过的，她说她叫什么扬，我跟你说，那可真叫杀气腾腾...”

“到底什么事嘛？”洪涛着急了。

“不知道，我劝你还是躲一躲吧。”

洪涛愣了一会儿神，心里很虚，听到办公室外传来了来双扬的声音：“洪涛！你给我出来！！”洪涛一慌张，溜进了男厕所。双扬进屋，东找西看，叫着：“洪涛呢？把他给我叫出来。”公司人员被她的样子吓着了，吞吞吐吐地说：“他他...他不在...”

双扬逼问：“他到哪儿去了？”

公司人员撒谎：“可能在工地吧...”

双扬说：“他到底有没有实话？我刚从工地过来！”

“... 那就知道了，可能在外面办事吧...”

双扬怒不可遏，把洪涛桌上的东西全部扫在地上，在场的人全都傻了眼。双扬怒气未平，说：“你就告诉他是我干的，我叫来双扬！”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

## 第六节 进戒毒所

洪涛不敢回家，觉得无处可藏，只好去了吕艳红家。他阴沉着脸下了出租车，刚从电梯出来就看到吕艳红家的门上和墙上被人用红漆喷了字，上面写着：“恶有恶报”、“偷人老公”、“生意垮台”、“不得好死”这类咒骂人的话。洪涛惊呆了。

进了门，洪涛看见吕艳红半躺在沙发上，问：“干嘛不找人赶紧把墙和门重新粉刷了？”

吕艳红看了一眼洪涛，说：“叫你看一看呀，不亲眼所见，你还以为我造谣呢。”

洪涛打电话给公司的工人让他赶紧拿着油漆过来刷掉。吕艳红说：“肯定是来

双扬叫人干的。”

洪涛忍无可忍地说：“她疯了？她要干什么？”

吕艳红说：“我还真不知道来双瑗有一个这么厉害的姐姐，她今天打到我的公司来了，回来我就肚子痛，肯定是动了胎气... 她怎么会知道我在哪个公司？住在哪儿？”

洪涛说：“只要她想知道，什么事能瞒得过她？派出所她有的是熟人，你别看她就是卖卖鸭脖子，人面关系可广了... 你怎么惹着她了？”

吕艳红说：“我今天去电视台了...”

洪涛眼睛都瞪圆了：“什么？你真的去找双瑗了？”

吕艳红瞪了一眼洪涛：“怎么了？我不去谈，难道你会去跟她谈吗？只怕孩子都满地跑了你也不会跟她谈！”

洪涛气得发抖，说：“你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不是告诉你她刚下岗吗.....怪不得她不在家里，手机也关了.....”说着转身就要走。

吕艳红厉声喝住：“你到哪儿去？”

洪涛着急不已：“至少我得找到她人吧.....”

吕艳红冷笑道：“真是一日夫妻百日恩呀.....找什么找，她明摆着在她姐姐那儿！她姐姐都把我打成这样了，你就算是不关心我，也该心痛这个孩子吧！你还去找她？”

洪涛说：“可是你主意也太大了，你以为你是所有人的总经理？也不跟我商量商量就跑去找她谈，你也该替她想想，在外面下完岗在家下岗，她怎么接受这个现实？”

吕艳红毫不相让，两人越吵越凶，到晚上已经白热化了。吕艳红失去了平时的冷静，叫着说：“.....你去吧！你热热热热热找她，向她检讨，跟她一起过日子去吧！！过去你不愿意负责，现在我们有了孩子你还是不想负责！既然这样，我何必自作多情？我明天就到医院做引产，横竖不要这个孩子就是了！！”

洪涛语气也很强硬：“我们现在是要解决问题，你这样要死要活的干什么？难道来双瑗自杀了，你心里就好过了吗？”

吕艳红指着洪涛的鼻子问：“你为什么就不怕我自杀？洪涛，我告诉你，只要你今天走出去半步，我明天就去医院，我说到做到！你就叫她给你生孩子去吧！一个女人，有钱有貌，没有名份的要给你生孩子，你还要我怎么样？”

洪涛还想说什么，吕艳红一阵腹痛，倒在了沙发上。洪涛看吕艳红疼得汗水淋漓的样子，赶紧过去，说：“艳红！艳红！你怎么了？你没事吧.....”吕艳红拉着洪涛的手往自己肚子上放，忍着疼说：“你摸.....你摸这里.....”洪涛一摸，惊奇不已：“他在动啊？怎么会这样？”吕艳红说：“小家伙在踢我，他叫我们不要吵了.....洪涛，你就看在孩子的份上.....”说着眼泪掉了下来。洪涛很不好过，眼睛

里也有泪光。

外面，洪涛公司的工人阿全已经赶了过来，正在刮红字，给墙壁刷涂料。有些从电梯里出来的邻居围在一边看热闹，小声地议论着。洪涛陪着吕艳红从家里出来，看到墙上的字，气得头发都快竖了起来，拿起刷子狠刷墙壁上的字。吕艳红站在一边，恨恨地说：“来双扬这个仇，我是一定要报的.....”

这边双扬对洪涛和吕艳红也是恨得咬牙切齿。她和双瑗坐在客厅里说着今天找吕艳红和洪涛的事情，说：“这口恶气我才不会吞下去呢！”双瑗有点害怕：“你真的把她给打了.....”

双扬说：“那还能假？洪涛是没被我抓住，否则我也敢扇他！”

双瑗还是不安心：“打人总是不对的.....”

双扬恨双瑗没出息，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在这个世界上，你要是软弱就受欺侮！我最气不过的就是他们俩合伙骗你，如果洪涛对你说爱上别人了，要分手，我也没话说！这边把你骗得团团转，那头孩子都要生出来了，还像做生意一样来讨你的老公！我不替你出头，你不气死也得窝囊死！”

双瑗有气无力地说：“姐，果然不幸被你言中，吉庆街是最后收留我的地方... ..”

双扬替双瑗拿主意，说：“你就住在这里，愿意的话到店里做点事，反正我吃的不会让你喝稀的，任何时候我也不会让你受委屈！”

双瑗含着眼泪看着姐姐，点了点头。

双扬收留了双瑗。一大清早两人就到农贸批发市场去买海鲜、肉类和时令青菜、鸭脖子，装了整整一农用车。坐着车回去时，双瑗抱着一篮鸡蛋坐在驾驶室里，问：“扬扬，每天早上都要来吗？”

双扬说：“当然。开饭馆是个勤活儿，有几件事是一定得自己把关的，一个就是采购，再一个是收帐，都是现金交易，不看紧点，累死也是白干。”

双瑗感慨地说：“你可真不容易.....”

双扬说：“你现在是文化人了，老是这不容易那不容易的，其实生活就是这样，不管是好是坏，你总得面对.....”

双瑗试着去面对这一切，在久久饭店内做着收款计帐的活。这对于一向清高而且鄙视着吉庆街的她来说有多么艰难，不用想也能知道。

晚上的时候，双扬一如既往地卖着鸭脖子。豆皮张的老婆看到饭店里收款台前的双瑗，凑上来说：“双瑗也是，怎么那么好的工作都不干了？”

双扬无所谓地说：“再好的工作，也是吃青春饭的。再说她也不年轻了，不如见好就收，反正我这里也缺人.....”

豆皮张的老婆说：“你说到天上去，还是电视台的工作好啊。”

双扬有苦难言，还要保住双瑗的面子，说：“可是也累呀……”

豆皮张摇着头说：“咱们也累呀，就是没人累得体面。”

双扬刚应付过来了双瑗的事情，又该为双久操心了。吸毒毕竟是一件不可能长久瞒下去的事情，双久自己挣的钱跟本就不够，一向在钱方面很规矩的他也不得不偷双扬的钱。双久在双扬心中是如此的重要，如果双扬知道双久现在染上了毒瘾，将会是怎样的打击！她现在还不知道，但一切都快了。

双久和合伙人一起在图书市场上往三轮车里装书。这时候双久接到了晓燕打过来的电话：“双久吗？我是晓燕。你今晚有空吗？”

双久说：“你又想安排什么节目？”

晓燕的声音很是悦耳动听：“我爸爸妈妈旅游去了，家里没人，我给你做好吃的吧… ”

双久很高兴：“有这样的好事？像我这样有贼心贼胆的人总算有贼窝了… ”

晓燕嗔道：“讨厌。你想哪儿去了？”

双久笑：“你说我想哪儿去了？”放下电话，他愉快地吹起口哨来。合伙人看着双久的幸福劲，不平地说：“哼，要啥没啥，晓燕也不知看上你什么了？”

双久也不计较，说：“这就叫缘分你懂不懂？这个问题就比较深了，你不一定懂。”

双久干完活后，到了晓燕家，和晓燕两个人手忙脚乱地做着菜，很是惬意。折腾了好半天，两人总算在客厅的餐桌前坐了下来，看着满桌子的菜，食欲大开。晓燕拿出酒来，说：“咱们开瓶酒吧。”

双久说：“好啊，虽然菜不怎么样，酒还是得要的。”

晓燕不服气：“菜怎么不好了… 嗯，不过是没有我妈做得好，都是你，帮忙也帮不到点上… ”一边说着，一边倒酒。

双久说：“好汉汉，以后我们成了家，你做饭，我挣钱，包准让你过上好日子。”

晓燕举起酒杯说：“那好吧，让我们为了我们的好日子… ”。

双久也举起酒杯，刚想说什么，突然感觉有点不对，说：“… 我肚子有点不舒服，我去一下马上就过来… ”

晓燕奇怪：“你怎么还没吃就想拉了… ”

双久来不及多说，匆匆进了洗手间。晓燕想了想，翻抽屉找药，拿着药瓶向洗手间走去，说：“你没事吧？我这儿有保济丸… ”可是她却看到了双久双手发抖地从包里拿出摇头丸，刚想要倒进嘴里。晓燕一把抢过药丸扔进马桶，并拉了水箱。双久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手在马桶里乱捞。晓燕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眼前的双久

竟然是那么歇斯底里，那么的陌生！

双久什么也没捞着，无力地跪在马桶边上，仇视地看着晓燕。突然，他像豹子一样大叫着向晓燕扑过去。晓燕惊叫起来，好不容易才挣脱了双久，惊慌失措地跑去找双扬。

双扬看到晓燕的时候，吓了一跳。只见她脸上有伤，头发凌乱，像疯了一般地使劲拨开人，冲了过来：“扬扬姐...”

双扬从窗户里叫：“双瑗！双瑗！你快来一下... 你给我看着生意...”说着把晓燕拉到一边问：“到底出什么事了？”

晓燕不说话，只是一个劲地哭。双扬稳住阵脚，说：“你先别哭，到底出什么事了？”晓燕又抱住双扬放声大哭。

双扬得知了整个情况之后，心彻底凉了，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办。愣了半天，才想到了找卓雄洲帮忙。她打电话把卓雄洲叫到吉庆街的路口见面。卓雄洲接电话的时候很惊喜：双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和他联系了。他匆匆赶到吉庆街时，双扬焦急地告诉了他双久的事情，卓雄洲也吃了一惊，马上和双扬一起赶到狂野派对酒吧。

双久一个人在酒吧里喝闷酒。这时候正好有道友来向他兜售摇头丸，双久刚要伸手去接，卓雄洲冲上前去，把摇头丸打飞了，架着双久就出了酒吧，上了他的车。

卓雄洲一声不响地开着车。后座上的双久靠着双扬沉沉睡去。双扬握着双久的一只手，眼睛看着窗外，眼泪无声地滑落下来。

回到家，双扬和卓雄洲把双久放在床上，看他沉沉地睡了，才走了出来，进了双扬的房间。两人沉默了片刻，都不知说什么好。好一会，卓雄洲才说：“...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双扬摇头。

卓雄洲又问：“怎么会染上的？”

双扬仍旧摇头。

卓雄洲奇怪了：“你就没有发现一点蛛丝马迹吗？”

双扬还是摇头。卓雄洲只有长叹一声。

双扬无力而又无助地说：“我从来没像现在这么绝望过... 是我把他带大的，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他...”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

卓雄洲看着双扬如此伤心，很是心疼，走过来搂住双扬的肩膀。双扬第一次柔弱地伏在他的肩上哭了起来。

晓燕回到家里，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上次在久久饭店遇到的因无钱吸毒而挺而走险的劫匪反复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当时她手中的酒瓶落地的响声音仍犹在耳... 想到这些，晓燕一下子坐了起来。

第二天，她没有再到久久饭店去，而是重新回到原来的星级酒店去了。这里还是原来的样子，但晓燕的心情却已经完全不同，也不再像从前那样能够带着轻松而甜美的微笑了，只是神情木然地介绍着红酒。

双久推门走了进来，神情焦急，四处张望着寻找晓燕。看到晓燕的时候，他走了上去，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晓燕看着双久，冷冷地说：“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之间完了，一切都结束了！”

双久哀求着说：“晓燕，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晓燕痛心地说：“我何止给了你一次机会？你太让我失望了！！”说完就要走。双久一把抓住晓燕，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就算你帮帮我，行不行？”

晓燕的眼圈也红了：“你叫我怎么帮你？你走上这条道你叫我怎么帮你？”这时候，一名服务员找过来说：“晓燕，有客人要酒。”晓燕答应着，甩开双久的手。服务员告诉晓燕要酒的客人在枫丹白露厅。晓燕匆匆离去。双久痛苦而又无奈地看着晓燕的背影，悔恨不已。

晓燕微低着头，一步一步走进枫丹白露厅，目光空洞地给客人倒酒，完全没有看到酒席上有丛柯。丛柯一直注视着晓燕，却无法与她的目光相遇，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倒完酒离开。

晓燕就这样无精打采、时时走神地工作了一天。下班后，她刚走出酒店，丛柯不知道从哪里走了出来，说：“晓燕，我送你回家吧。”晓燕没说话，默 往前走，丛柯跟在她身后，说：“跟双久吵架了？”

晓燕神情黯然地说：“我们已经分手了。”丛柯一听心里暗自高兴，表面却不动声色，只是陪着晓燕默 地走着。过了一会儿，丛柯突然说：“我劝你还是换个工作吧，这个活儿又不能干一辈子。”

晓燕没有说话，最后却同意了到丛柯所在医学院的科研中心当助手。

双久知道晓燕对他很失望了，不可能再和他这样一个隐君子在一起了。他浑身上下冰凉，在外面整整徘徊了一天一夜。

双扬第二天一早买菜回来就发现双久屋里没有人，到处找也找不到，急得跟什么似的。卓雄洲又赶过来帮她，看到双扬坐在她的房间里，就跟丢了魂儿一样。一见卓雄洲，双扬就说：“.....我根本找不到他，他到哪儿去我也不知道.....狂野派对他是不去了，但他肯定在这一类的地方.....”

卓雄洲说：“我看只有把他送到戒毒所去了。”

双扬一听吓了一跳：“那不等于把他送进监狱？”

卓雄洲说：“你要这么认为也可以，只是戒毒所是要收费的，价格还不低。”

双扬无不忧郁地说：“我倾家荡产也得让他戒毒啊。”

卓雄洲说：“我看也只有戒毒所能救他。”

晓燕离开了双久，这对双久的打击实在太太。他更加恨自己，也痛恨着毒品。尽管他也知道戒毒非常痛苦，但还是接受了卓雄洲的建议。

双扬，双瑗和卓雄洲带着双久来到了戒毒所，把他交给工作人员。就在工作人员做登记和办手续的时候，双久看见球场上出操的人，他们穿着一样的制服，剃着一样的平头，排着整齐划一的队列，突然令他恐惧起来，忍不住扭头就走。双扬和双瑗急忙拉住他，但他竭力挣扎，最后还是卓雄洲把他架了回来。办完了手续后，双久被人带走了。双扬和双瑗的眼睛都红了。正在双扬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双久大叫着：“大姐！你不要不管我呀！你一定要来看我啊！！”双瑗转过头去，眼泪刷刷地流下来。双扬却没有回头，拉着双瑗就往外走。

一直走到门外，还听得见双久的呼喊。双扬的泪水终于夺眶而出。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下一节 回目录